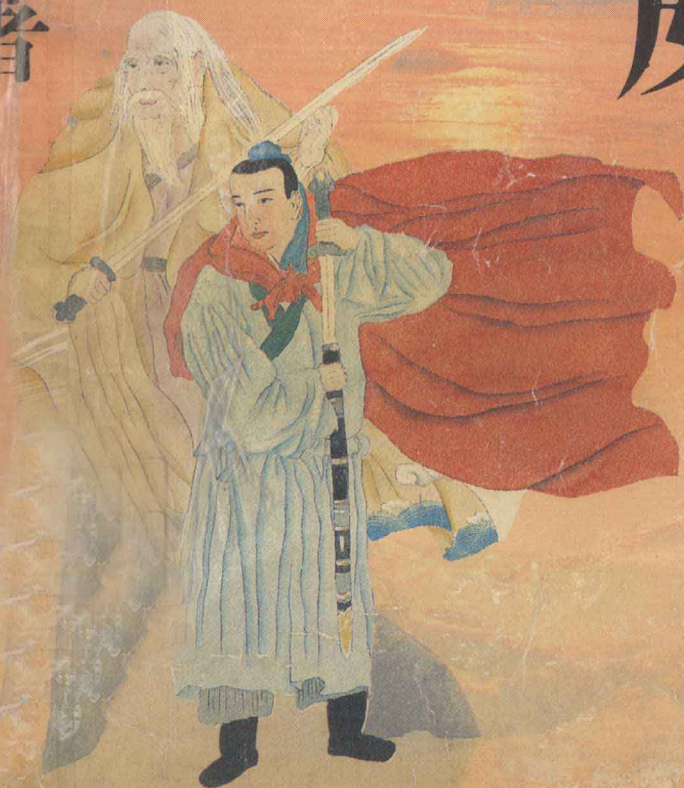


天威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温瑞安著



天 威

(下)

(香港) 溫瑞安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(皖)新登字(04 号

天 威

温瑞安 著

责任编辑:王立信 封面设计:连泰熙

出 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安徽省庐江县印刷厂

开 本:787×1092 1/32

印 张:23.25

插 页:2

字 数:490,000

版 次:1994 年 2 月第 1 版 199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0000

标准书号:ISBN7-5396-1164-2/I·1065

定 价:15.40 元

· 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第一章 算命杀手

才近中秋，天气突然转寒。早上本来还有阳光，一忽儿视野濛濛一片，连阳光也变得闲懒，蔚蓝的天色压得低低的，仿佛随时要下霜。

然而并没有真的下起霜来。在元治府外向西山道上，近天祥一带，普渡吊桥的石墩前，有几株老梅，和一位葛衣相士。

相士背后，负着一个药箱，手里本来提着包袱，现在挂到一株梅枝上，那梅枝因负荷太重，几乎要弯折下来，相士犹似未觉。

他正在吃着干粮。一面布幡，上面写着“布衣神相”四个字，斜倚在梅树干上。

这时候，迤迳的山道上，慢慢出现了两个人影。等到越走越近的时候，便可看见来人是一老一少，老年人坐在一张

张着布蓬的木椅上，椅下有轴轳木轮，由少年人在后面推动着前行，以致在山道上发出寂寂的跌荡声。

等到两人行近，相士才抬头看了一眼，这铁索吊桥是元江府通向木柵里唯一通道，来往行人自然不少，相士吃得正起劲，望了这一眼后，又低下头去啃薄饼，嚼了几口，似想起了什么，再抬头望去。

这时一老一少，已走得相当近了，木车后插着一枝旗杆，旗杆上赫然书着，“布衣神相”。

相士心里忖道：“好哇，可遇见老同行啦！”

只见那坐在木轮椅上的老者笑嘻嘻的招呼：“天气转凉了哩。”

原先的相士打从鼻子里微哼一声，没去答他。

老者却热情如故，笑说：“哎，我也有六七年没到过这里了，这一带的风景，可是越老越忘不掉哪。”

相士本来要去木柵里替人占卜，他从元江府出来，生意本就清淡，看到有个讨同一碗饭的，心里早就没什么好气儿。所以爱理不理，希望对方识趣，不过吊桥，往别处去。

老者示意少年，推动木轮，俟近相士身旁，斜支着身子，望下山谷，连连叹道：“好景致，好景致。梅花还在，人却老了。”

这里是近天祥一带，景色钟灵毓秀，一道柔和秀逸的普渡吊桥，横跨过了深山伟壑，幽谷里潺潺流过的是立雾溪，在河口远处与大沙溪交流，烟波浩渺，青山幽谷，风林低迷。这吊桥前有九株老梅，寒香吐艳，又叫“九有桥”，过了这铁

索吊桥，迂回西上便是胜地木柵里了。

相士收起了吃剩下的薄饼，毫无善意地问：“你要上本柵里？”

老者笑道：“你呢？”

相士道：“我先来的。出来跑江湖的，该知道谁先占了庙谁就先封神。”

老者扬眉笑道：“哦，那我们到别处去就是了。”

相士没料到老相师那么容易便让了步，稍感意外。

少年正要推动木椅离开悬崖，老者偶然想起来什么似地忽问：“尊姓？”

相士心中正感得意自己三言两语就唬走了老同行，听老相师这么问，便粗声说：“当然姓李。”

老者眉一扬，呵呵笑道：“果真是名闻天下的神相李布衣了？”

相师傲然道：“货真价实。”

老者笑道：“久仰，久仰。”

相士心里受用，反问：“你呢？”

老者抚髯笑道：“我可是冒牌货，姓鲁，鲁布衣。”

相师也不好意思太咄咄逼人，便说：“这也难怪，这个年头，布衣神相出了名，谁不打着这个名头。”

老者笑道：“是呀，是呀，人人都仗着阁下的名头。”

相师故作淡然地道：“我无所谓，大家都是出来跑江湖，混饭吃的，便宜不能独占，毛坑大伙儿用，我就闭只眼，睁只眼的好了。”

老者陪笑道：“是，是……”忽问：“不知李神相想闭哪一只眼、要开哪一只眼？”

相士一愣，不明老者何有此问。老者笑道：“既然难选，不如双眼一齐闭了，岂不省麻烦！”

突然之间，木椅上两边扶柄，登登弹出两柄青绿色的三尺飞刃，一齐钉入李布衣的左右肋骨内。

李布衣惨叫一声，双手陡地一掣，抓住两柄青刃的刃柄，脸容痛苦已极。

不料刃柄突突二声，弹出两枚飞锥，穿破李布衣手背溅血飞出。

李布衣惨哼道：“你……你为何……我们……无冤无……仇……”

鲁布衣抚髯长叹道：“谁教你叫做李布衣呢。”

李布衣的内力极好，生命力也顽强，居然能强忍痛苦，长身掠起，拚死向鲁布衣反扑，鲜血淋漓的十指箕张，抓向鲁布衣。

只是他人才掠起，嵌在两肋内的青刃突然发出轻微的爆炸，波波二声，把李布衣胸口炸陷了一个大血洞，鲁布衣悠闲地坐着，叹了一口气，：“别弄脏了这几株老梅。”他背后的少年立即出手。

少年空击两掌，掌风倏起，把李布衣的残肢碎肉血雨翻飞地送出丈远，往崖谷落了下去，竟是一点也没沾在崖上。

鲁布衣道：“土豆子，你的掌力进步了。”

少年躬身道：“是师父教得好。”

鲁布衣道：“我们一路走来，杀死多少个李布衣了？”

土豆子浓眉一展，道：“三十一个。”

鲁布衣眼角蒙起了多层打折的鱼尾纹：“也不少了。李布衣跟东厂、内厂、锦衣卫的大爷们作对，领头造反，大胆犯上，只是连累了无辜冒名卜者，咱们受托于刘公公，除恶务尽，宁可杀错，不可放过。”

土豆子沉声道：“近日无知百姓都视李布衣为活神仙，这些人胆敢冒充反贼骗诈百姓，本就该杀。”

鲁布衣眯着眼睛，细眼发出针尖一般的微芒，道：“你真的认为百姓都只是受骗吗？”

土豆子握紧了右拳，轻打在左掌上，用力地皱着眉，以致眉心形成了一道深刻的横纹，他没有回答鲁布衣的话。

鲁布衣抚髯，用一种像山风似的轻微，但是浩荡的声音道：“大凡百姓们热爱一个偶像，因为这个偶像做了他们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，想说而不能说的话，想到而做不到的东西，所以才赢得这许多人发自内心的支持……”

土豆子眉皱得更深更浓，他的眉本来就很粗黑，毛势顺逆交错，看来更是浓烈：“师父……”

鲁布衣淡淡一笑，把话题一转，道：“今天李布衣一定会经过这里。”

土豆子登时精神一振，但眉心随即打了个结。

鲁布衣笑道：“你奇怪我怎么知道是不是？其实消息是天欲宫提供的。”

他一笑又道：“天欲宫巴不得借我们之手，除去心腹巨

患李布衣。天欲官和刘公公，本来就是一刀双刃，利则两利，弊则两弊。”

语音一落，忽道：“有人来了。”

这时一阵风吹来，吹得崖边长草一阵轻摇，在秋寒里，吊桥微晃，崖边簌簌落了一阵梅花。

只听一阵清脆的铃响，有人自山坳处漫声吟道：“国事如今谁倚仗？衣带一江而已。便都道江神堪待，借问孤山林处士，但掉头笑指梅花蕊。天下事，可知矣……”

土豆子目光一闪，杀气大现，随即又垂目低首，立于鲁布衣身后。来自山坳处几株幼梅后，走出一个头系红巾、蓝衣落落的卜者，摇着手上的铜铃，衣幅上正是“布衣神相”四字。

鲁布衣遥向来人笑了。

来人十分壮硕，圆脸高额，神情坚忍，但一见有人在，就冒起了令人可亲近的笑容。

“生意好吧？”那人远远招呼着。

“尊姓……”鲁布衣微笑颌首。

那人大步走近，笑道：“我姓张，跑江湖时号布衣，跟老丈可是一样……”

鲁布衣微笑道：“是来这里替人解厄消灾吧？”

张布衣流览一下四周景色，卸下用一把小红伞挑着的包袱，舒然道：“天祥绝色，兼南派山水之秀，北派山水之伟，我慕名已久，今日一见，真是落梅几瓣，都自蕴天机。”

鲁布衣悠然看看花，看看草，看看天色，再把目光投到

流水远处。

“张兄不像算命的。”

“哦？”张布衣笑道。“那我像什么？”

“像个游山玩水的名士雅客。”

“前辈也不像是个问卜者。”

“我这双瘫痪了的腿子，总不会像个猎户的吧？”鲁布衣微微笑道。

张布衣却没有回答，哈哈笑了起来，鲁布衣也仰天大笑。

铁索吊桥微微晃着，鸟自翠峰掠起，没入天际，对面山里隐约人家，几处炊烟，映衬得红梅更艳，崖边更寂。

鲁布衣笑声忽然一敛，问：“张兄易理高深吗？”

张布衣欠身道：“稍有涉猎而已，还要向前辈请教。”

鲁布衣注视着张布衣，用拇食二指拈着须角，道：“你额中眉上黑中带赤，天庭、司空气色黯淡，恐怕有难。”

张布衣用手摸了摸额角，道：“哦？”

鲁布衣道：“俗语有说：相人易，相己难，张兄有无与人结仇？这几天应当慎防，以避血光、仇杀之灾。”

张布衣长揖道：“多蒙前辈指点。”

鲁布衣摇手道：“替人解灾化难，岂不是我们职责所在？”

张布衣忽笑道：“前辈真像。”

这次鲁布衣忍不住问道：“像什么？”

张布衣道：“算命杀手。”

第二章 落了六十朵梅花

这句话一说完，局面大变。

张布衣手一扬，铜铃挟着急啸，飞打鲁布衣。

鲁布衣不慌不忙，袖子一兜，收去了铜铃。

同时间，鲁布衣一拍椅背，椅下疾射出三枚橄榄形的暗器，电射张布衣上中下三路！

张布衣已抽出红伞，猛地张开，伞面急转，三枚小橄榄急荡而开。

剑自伞柄抽出，剑迎风一抖，如灵蛇陡直，刺向鲁布衣咽喉。

鲁布衣一个大仰身，剑掠鼻而过，几绺白须银发，切断飘扬，但在同一刹那间，鲁布衣袖口一开，原先的铜铃飞打而出。

张布衣用急旋的伞面一格，铜铃减地劈开，几个小铃铛仍分几个不同的角度射向张布衣。

张布衣倏地收伞。

小铃铛尽收入伞里。

铜铃方已被卸，接在手里。

张布衣同时脚步倒错，一滑而退开三丈，微笑而立。

这几下急攻险守，全在电光石火间完成，两人每一招都是行险抢攻，一击必杀，但谁也没沾着便宜。

而在一旁的少年土豆子，在两人交手的片刻间，向张布衣攻击了七次，但七次都被张布衣身边一种无形的劲道围住，几次为阻，相隔丈远，便冲不上前，根本无从出手。

张布衣始终只向鲁布衣出手，连看也没看他一眼。

在他眼里，真正的对手，只有一个。

鲁布衣眯着眼睛，仿佛刚才动手的事与他全无关系一样，“铜铃可摔坏了？”

张布衣拎着铜铃，看了看，道：“小铃铛掉了，便不响了。”

鲁布衣啧声道：“真可惜，吃饭的家伙哑了。”

张布衣笑道：“幸好人还没哑。”

鲁布衣也笑道：“铜铃红伞，冲捕邹辞，哑不掉的。”

张布衣道：“一路来，三十四个大城小镇死了二十六个李布衣，这件事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在下只好也装扮个不算子来瞧瞧了。”

鲁布衣道：“是三十一个。”

张布衣道：“你要杀多少个才够？”

鲁布衣道：“直到杀了真正的李布衣为止。”

张布衣道：“李布衣为民除害，锄强扶弱，替天行道，你因何非要杀他不可？”

鲁布衣道：“邹辞。”

邹辞（张布衣）一怔，只听鲁布衣沉声问道：“你隶属于哪一个辖下？”

邹辞迟疑了一下，才道：“我是大同都御使任命的专案捕役，现在是秉公行事。”

鲁布衣忽亮出一物，示向邹辞。邹辞一震，鲁布衣冷冷地道：“大同都御使顾若思算什么东西？我是内厂司礼的亲信，高兴杀谁就杀谁，要杀哪一个就杀哪一个。”

邹辞脸色阵黄阵白，忽挺胸大声道：“我是衙捕，有我在，无论是谁，都不能任意杀人；如果杀了人，就要偿命！”

鲁布衣眼睛亮起针尖一般的锐芒，“人管该管的事，叫理所当然；管不该管的事，就叫不自量力！”

鲁布衣嘿嘿地笑问道：“没想到邹大捕头要做烈士，却连家小老婆，上司朋友，全都要跟你当死士去了。”

当时的情形，得罪这些宦官豢养的内厂、东厂、西厂、锦衣卫的好手，是牵连六族亲门杀头破家的大罪。

邹辞摇头。

“我没这个胆子。”

“不过，我可以杀掉你。”他又说。

“只要杀掉你，不管东厂西厂南厂北厂，都不会知道祸由我闯，自然也不会连累无辜者凄惨下场。”

“好主意。”鲁布衣大笑，眼睛里针刺般的厉芒更盛。“可

惜你是个捕头。”

邹辞不解：“捕头又怎样？”

鲁布衣眯着眼睛和气地笑道：“你是个好捕头。好捕头是不公报私仇，假公济私，私自处理刑犯的。”

邹辞道：“对那些作奸犯科又无法制裁的人，我只是个江湖人张布衣，以杀止杀，不是捕头！”

他冷冷地又道：“杀了干净，不必多说了。”

他手上的红伞突然急旋起来，挡向鲁布衣进逼！

鲁布衣手一扬，自袖口打出三枚橄榄。

两枚橄榄，射在伞面上，伞子急旋，暗器荡开，但另一枚橄榄却折了一个大圈，倒射张布衣背脊。

张布衣猛然发觉，铜铃一兜，桡的一声，收掉了那颗橄榄，但他的攻势，也停了一停。

他只不过是停了一停，立时向下一蹲，一连几个打滚，已近鲁布衣轮椅之前！

就在这时，鲁布衣椅下横档，格格二声，又射出两枚橄榄形的暗器。

张布衣左手一抓，右手一拍，把一暗器抓在手里，一拍入土中。

两枚橄榄形的暗器尽被张布衣破去，但他的攻势也为之一顿。

这时张布衣和鲁布衣之间的距离，不过七尺，张布衣仍半伏着身子，鲁布衣端坐在椅子上，两人眼光相遇，仿佛兵

刃相交。

张布衣道：“好暗器。”

鲁布衣道：“好身手。”

张布衣道：“只要我接近你，你的暗器就等于没用，论武功，你不是我对手。”

他又补加一句道：“现在我已经相当接近你了。”

鲁布衣似微叹了一口气：“那你是欺负我这糟老头子一双不听话的腿。”

张布衣冷冷地道：“死去的数十名‘李布衣’里面，有不少江湖好手，他们就死在同情你废了的一双腿上。”

他说完了这句话，如一头苍鹰般飞起。

他蹲伏在地上如一头沉睡中的豹子，一触即发，但掠起时却似鹰击长空。

他的铜铃向鲁布衣兜头打落。

鲁布衣一低头，避过一击，自衣衽后颈内射出一道白光，飞击张布衣。

张布衣铜铃一兜，套住银刀，掠起之势已尽，飘然落地，离鲁布衣身侧不过三尺。

张布衣冷笑，用手指自铜铃内抽出银刀，斜指鲁布衣，道：“你还有什么厉害暗器，尽管使出来吧。”

一语未了，突的一声，手中所执的银刀柄内疾喷出一枚小剑，张布衣只来得及侧了一侧身，小剑射入他右肋，直没入柄。

鲁布衣怪笑道：“已经使出来了。”一扳扶把，木椅轮车

突然急驰而至，“呼”地撞向张布衣，就在快撞中张布衣之际，木椅坐垫外沿突撑着一块镶满尖刺的木栏，“砰”地击在张布衣身上。

张布衣大叫一声，往后一翻，向悬崖落了下去。

鲁布衣抚了抚髯，摇了摇头，又捋了捋髯，再摇首似惋惜地道：“他武功不弱，内力尤高，就是愚笨了点。”

那少年期期艾艾地道：“师父，刚才的事，我一直冲不过他内力范围，全帮不上师父的忙，是弟子没用……”

鲁布衣的眼睛像银针一般明亮：“他内力好，向我冲来时，卷起的大力，几令我无法呼吸，凭你又怎靠得近他。不过，待会儿遇上真的李布衣，你能尽几分力，就尽几分力！”

少年土豆子奇道：“师父，天欲官会不会弄错了，李布衣来这穷乡僻壤做什么？”

鲁布衣笑问：“天祥有三胜，除了胜山胜水还有一胜，你可知道？”

土豆子想都不想，即道：“还有人胜。”

鲁布衣问下去：“是谁人？”

土豆子答：“是‘运神医’赖药儿，平常人难得让他治病，但一旦医人没有治不好的，可他却不替武林中人治病，是为人道。”

鲁布衣道：“是了。”

土豆子诧异地道：“难道李布衣是去看病？”

鲁布衣道：“赖药儿是他的朋友。”

土豆子道：“那么李布衣是去看朋友了？”

鲁布衣道：“不错。李布衣和赖药儿，虽是好朋友，却也不常相见。平素两人很少朝相，李布衣去找赖药儿，是因为白青衣、枯木道人、飞鸟大师、叶楚甚、叶梦色兄妹都在赖神医处，李布衣必须要去见他们。”

土豆子讶然道：“白青衣是武林白道总盟飞鱼山庄的‘老头子’，叶氏兄妹也是飞鱼塘的‘老秀’，枯木、飞鸟这两大高手亦是飞鱼山庄庄主沈星南的至交，他们聚在一起……”

鲁布衣道：“正是为了要对付天欲宫，在大冠山青玕谷来冢原上设下的‘五遁阵法’。”

土豆子仍有点迷惑。山岚弥掠，梅香淡然，铁索吊桥对岸耸峙的天祥远山，就像沾在洁白画布上的黛色一般。

从天祥那儿，开始有人渡过吊桥，往山道上走来，匆匆的过客、叫卖的小贩、赶着毛驴的脚夫、赶集办事的行商，各形各式的人物都有。

山道上也出现了几批人，要渡过吊桥到天祥去，久居此山的人来往心淡意闲，若无其事，初来的人都禁不住为这悠远的山意和悠长的水意所合成的明山秀水，痴了一阵，驻足神驰。

鲁布衣看看普渡桥边，像没发生过任何事情一般，仍是寂然的山，傲然的梅，连一滴鲜血也没遗下，一面向土豆子释疑：“武林中黑白道每三年于飞来峰一战，争夺金印，号令江湖。天欲宫当然是有刘公公等撑腰，但白道中实力也非同小可，尤以江南刀柄会最强，而刀柄会又以飞鱼塘为圭臬。”